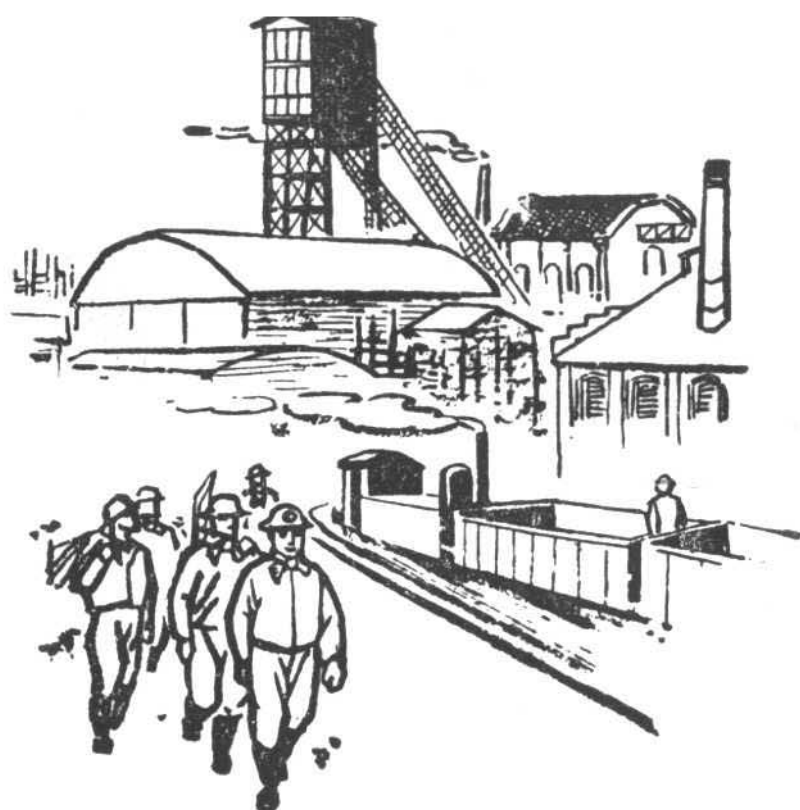




矿山鸟声

KUANGSHAN NIAOSHÈNG

孙友田 著



矿山鸟声

孙友田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矿 山 鸟 声

孙 友 田 著

徐通潮 繪图 陆元林 装帧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书号：文3104 （高）

开本 787×1092 毫米 1/42 印张 1 4/7 字数 20,000

1966 年 2 月第 1 版 196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5,000

统一书号：R 10024• 3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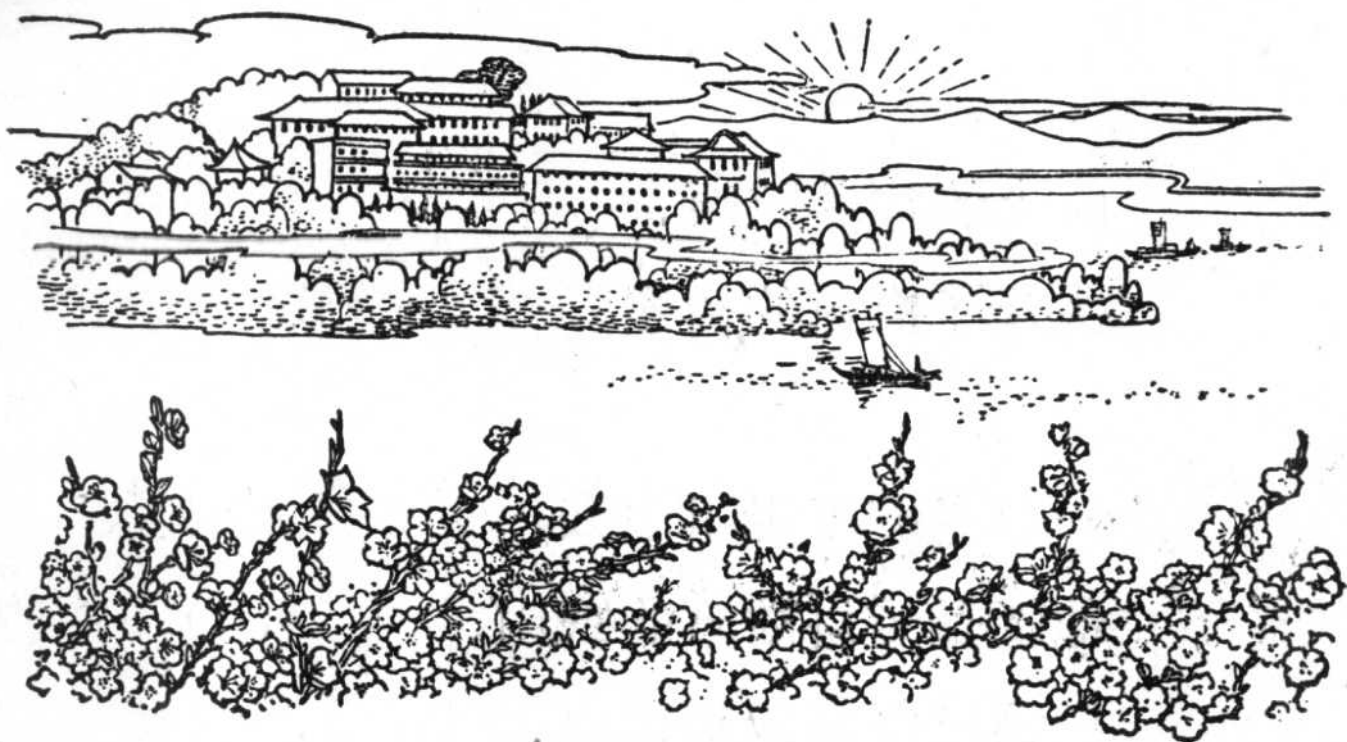
定价：(6) 0.12 元

内 容 提 要

矿山上的鸟声出自一个少年的嘴中，这少年名叫王小弟。

那还是恶狗擋道、坏人掌权的时代，王小弟家破人亡，流浪到矿山，他被穷矿工收留。从此，他在矿工们和地下党的关怀教育下成长，他先捡煤核，后当矿工，参与了工人的罢工斗争，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嘹亮的矿山鸟声驅走了严冬，唤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一 太湖晨曲

这个故事得从美丽的太湖讲起。那是个春光明媚的季节，透过一层薄薄的晨雾，太阳从七十二峰之间探出头来。……

朝阳向着蓝天，
抖开一把金扇。
驱散了太湖的晨雾，
搨红了湖中的山尖。

岸边的中独山呵，
露出来红墙绿檐，

山上的疗养院呵，
挑开了白色的窗幔。

一个老矿工走下山来，
他就是爱讲故事的张山。
风霜已将他双鬓染白，
皱纹早把他额头爬满。

太湖的山水开阔了老人的胸襟，
漫山的草木触动了矿工的情感。
跨过一道清亮的泉水，
他走进一片翠绿的果园。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
太湖春晓树茂花繁。
橘林中晨雾刚刚消失，
枝叶间穿进来金色的光线。

迎春的鸟儿呵不怕春寒，

振着翅膀叫得十分宛转，
串串鸟声已向晴空飘去，
无限往事却留在心间。

这鸟声熟悉而又陌生，
这鸟声亲近而又遥远，
他想起三十年前的一天，
风雪里遇见了一个少年。

二 桥下相遇

太湖的鸟声勾起了张山的回忆，他第一次听到这优美的鸟声是在三十年前一个风雪的傍晚。

天空呵像一块灰色的铁板，
雪花呵迎着寒风飞旋。
张山下了班跑出煤矿，
破衣衫挡不住风冷雪寒。

那时，张山正当壮年，
沒有父母，沒有妻子，沒有家产，
被资本家剥削得赤身露体，
只剩下两膀力气、一对空拳。

他住在破烂的“窑神庙”里，
这座庙座落在桥的那边。
他边跑边骂跨上柳木桥，
从桥下飞出来鸟声一串。

这鸟声穿过茫茫的风雪，
呼唤着阳光明媚的春天；
这鸟声冲破昏暗的夜色，
诉说着劳动人民的苦难。

张山好奇地下桥去看，
桥洞里站着个流浪的少年。
看样子只有十二三岁，
见生人警惕地瞪着大眼。

这就是故事的主角王小弟，
在这里他和我们见面。

八岁时他就成了流浪儿，
爸和妈都死于饥饿荒年。

五年内他跑遍三个省份，
手里捧的依然是个破碗。
艰辛的生活使他早熟，
一年年闯过饥寒的难关。

他会学各种各样的鸟叫，
流浪生活给了他这种才干。
只有这一串美妙的鸟声，
伴随着小弟凄苦的童年。

张山掏出一块高粱馍：
“喏，这是我一班的‘工钱’，
拿着馍跟我走吧，

到前面庙里去避寒。”

王小弟吃惊地后退一步，
“我有一双手，我能讨饭，
快收回你那钓鱼的蚯蚓，
骗人的把戏，别给我玩。”



张山听罢哈哈大笑，
轻轻地朝小弟打了一拳：
“这是在哪里学的经验，
小小年纪就把这世道看穿。

你长着那双手只能讨饭？
喏，饿死了又有谁把你可怜，
要像我这样去闯，去斗！
是雄鹰就有胆飞向云端。”

白毛旋风使劲卷，
吹得张山直打战，
“快走吧，我的小兄弟，
在这里会把你全身冻干！”

“窑神庙”里有穷哥们的家族，
三间破房里住满了矿山的好汉，
有老人，有青年，也有童工，

咒骂和怨恨成了这里的语言。

破庙的墙角结满蜘蛛网，
窑神的泥像早已破烂，
四面的朽墙已被寒风吹透，
走进去看像掉在水井里边。

大伙热烈地欢迎小弟到来，
分给他干草，匀给他席片。
小弟心里却存着疑团：
“难道这里都是囚犯？！”

小弟转回身想要逃走，
怀疑，已成了他的习惯，
张山伸大手将小弟抓住，
把他推倒在铺草上面。

“我兄弟也像你这样瘦小，
给地主放牛，少吃无穿，

腊月里地主病死一头老牛，
要拿我小兄弟性命偿还。

天空里飘下了鹅毛大雪，
他被剥光衣服扔进雪窟里边。
小兄弟哭破嗓子喊哥哥，
狗地主放着爆竹迎新年。

我兄弟就这样活活冻死，
看到雪不冷也要打战，
你来了就别想随便出去。”
他说完狠狠地抽着旱烟。

一个中年人脱下棉袄，
忙给小弟轻轻地盖严。
“孩子，人不留人雪留人，
要走呵，你就等到明天。

这里肮脏，咱们的身子干净，

这里寒冷，咱们的心里温暖……”

正说着小弟发出鼾声，
中年人微笑着看看张山。

中年人就是煤矿里的閤铁匠，
多半辈都跟铁与火作伴，
他是矿区打铁的好手，



也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像鸟儿飞进茂密的丛林，
像泉水流入洁净的石潭，
流浪五年的小弟找到了“家”，
这是他新生活的起点。

三 初試鋒芒

王小弟在“審神庙”里睡着了。天明的時候，雪停風息，他隨矿工子弟小伙伴到矿場上撿煤核，從此，他開始了新的、戰鬥的生活。

一覺醒來天已大明，
老北風吹飛了頭邊的雪片，
隨風闖進來一個工頭，
手里拿着鋼絲的皮鞭。

這就是矿区聞名的“白眼狼”，
他的真名實姓早已失傳。

皮鞭上沾满矿工的血泪，
天刚亮就来这里“催班”。

“还不走吗？煤黑子！
骨头痒了还是皮肉酸？”
张山瞪他一眼穿上破棉袄，
赤着脚奔向阴冷的矿山。

临出门扔给小弟一块菜饼，
还有只破旧的柳条小篮，
“捡煤核吧，跟着小伙伴，
他们等你，都在庙门前。”

风平了，雪停了，
云缝里射出来几缕金线。
痛苦的生活再苦未改变童年的特点，
孩子们高兴得弄雪撒欢。

“你属什么？今年几岁？”

小弟学一声雄鸡打鸣说是十三，
“我属羊”，“我属马”，“我属猴……”
小弟说：“咱是个小小动物园。”

他们的友谊从此开始，
小弟成了其中的一员，
一个个破烂的柳篮里，
盛着童年生活的辛酸。

